

# 西方的终结?

张 健

**[内容提要]** 西方作为一个地缘政治集团,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曾经共同的价值观开始崩塌、共同的安全观加速分化、共同的秩序观也正趋于瓦解,世界特别是西方内部关于西方已经终结的说法增多。西方是否已经终结,或正走向终结,目前看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内部的确出现较大问题,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由于其结构性的原因,不是暂时的,很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作为一个地缘政治集团,西方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长期扮演重要角色,其重大变化也必将给世界秩序带来深远影响,西方内部将进一步分化,西方与非西方事实上的对立、对抗可能趋于淡化,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将加快发展。

**[关键词]** 西方 欧洲 美国 地缘政治 世界秩序

**[作者介绍]** 张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欧洲、欧美关系、中欧关系等问题。

过去几百年来,西方这一概念的指向一再变化,从一个地理上的名词逐渐演进,被赋予更多其他的含义或色彩,如其曾经是一个基督教的概念、一个帝国主义的概念、一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的概念等等,但其作为地缘政治上的概念形成于冷战时期。在这一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与以苏联为代表的苏东集团形成了对峙,强化了西方这一概念的地缘政治色彩。所谓的西方集团包括美国、北约的欧洲盟国,加上日本以及一些前欧洲殖民地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这些国家有所谓共同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有共同的安全观,也有共同的目标,即维护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秩

序，维护西方霸权以及由此带来的垄断利益。

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共同敌人消失，苏东集团解体，西方内部凝聚力下降，特别是跨大西洋关系经历多次危机，也多次引发关于西方命运的大讨论，包括关于“西方终结”的判断或预言。<sup>①</sup>但总体上，西方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存续下来，代表西方国家的七国集团持续运作，作为西方集团核心的北约持续东扩，如今已经扩大到32个成员国。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再次强化了西方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身份认同，西方团结行动，强力制裁俄罗斯、援助乌克兰，其身份意识达到冷战结束以来新的高度。几十年来，在经历了西方内部多次的分歧、矛盾，特别是特朗普2016年首次当选总统带来的冲击后，西方似乎再次找到了团结和存续的理由。

2024年特朗普的再次当选以及任职以来的内外政策改变了一切，全世界都感受到特朗普冲击波，但受冲击最大的是所谓的西方集团和西方国家。西方内外特别是西方内部关于“西方终结”的讨论明显升温，<sup>②</sup>政治人物及学者纷纷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声称，“我们所认识的那个西方已经不复存在”，<sup>③</sup>其他类似说法不胜枚举。那么，这一次的“西方

<sup>①</sup> See Anatol Lieven, “The End of the West?” September 19, 2002, <https://www.prospectmagazine.co.uk/essays/59577/the-end-of-the-west>; Charles A. Kupchan, “The End of the West,” November 2002,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2/11/the-end-of-the-west/302617/>; Jeffrey Anderson, G. John Ikenberry, and Thomas Risse, “The End of the West?: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Atlantic Ord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Vessela Tcherneva, “The End of the Concept of ‘the West’?” May 18, 2018, [https://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he\\_end\\_of\\_the\\_concept\\_of\\_the\\_west/](https://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he_end_of_the_concept_of_the_west/).

<sup>②</sup> See Hugo Dixon, “The End of the West May Be Nigh,” February 10, 2025, <https://www.reuters.com/breakingviews/end-west-may-be-nigh-2025-02-10/>; Alexander Hurst, “The ‘West’ Is Over. In the Trumpian Era, Europe Is on Its Own,” February 21,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5/feb/21/the-west-is-over-in-the-trumpian-era-europe-is-on-its-own>; Guillaume Duval, “The End of the ‘West’ and Europe’s Future,” February 28, 2025, <https://www.socialeurope.eu/the-end-of-the-west-and-europes-future>; Dirk Kurbjuweit, “The End of the West,” November 10, 2024,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donald-trump-and-the-new-world-order-the-end-of-the-west-a-b71fa1bd-6147-47a4-8738-5c17eff44a55>; Kim Richard Nossal, “Donald Trump and the Coming Disintegration of the West,” April 5, 2024, <https://ras-nsa.ca/donald-trump-and-the-coming-disintegration-of-the-west/>; Amitav Acharya, “Goodbye West: Long Live World Order,” March 13, 2025, <https://www.e-ir.info/2025/03/13/goodbye-west-long-live-world-order/>.

<sup>③</sup> Jorge Liboreiro, “‘The West As We Knew It No Longer Exists,’ Von der Leyen Says Amid Trump Tensions,” April 16, 2025,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5/04/16/the-west-as-we-knew-it-no-longer-exists-von-der-leyen-says-amid-trump-tensions>.

“终结论”和过去的讨论相比是否有所不同，西方是否已经真正终结，或正走向终结，本文试就此作一分析。

## 一、西方之变

西方在全球的相对实力一直在持续下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西方内部也有诸多关于西方文化、文明和制度的反思，西方衰落论不时浮现。德国哲学家、文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于1918年首次出版的历史哲学著作《西方的没落》影响巨大，之后关于西方衰落或没落的著作、论述也是层出不穷。但这些论述主要是从西方的实力、制度或文化、文明入手，而从西方身份、西方认同、西方集体入手的论述并不多见。但从地缘政治层面看，支撑西方实力和影响力的除了经济，以及科技、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实力之外，更在于其整体性、协调性和一致性，特别是美国对西方身份和盟友体系的认同。

在西方集团内部，美国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约占西方10亿人口总量的35%，生产总值的40%，<sup>①</sup>更不用说其强大的科技、金融和军事实力。西方之所以能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地缘政治集团而存在，主要是因为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有着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安全观和秩序观，在国际重大外交和安全事务上有着基本相同或相似的立场。如果美国不认同西方，如果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在价值观、安全观、秩序观上出现根本性差异，格格不入，那必然意味着西方至少在其地缘政治层面会发生巨大变化。自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这些变化正在快速发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终结或西方正走向终结的说法开始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可，这也是此轮关于“西方终结”的讨论与过去的主要不同所在。

<sup>①</sup> Alexander Hurst, "The 'West' Is Over. In the Trumpian Era, Europe Is on Its Own," February 21,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5/feb/21/the-west-is-over-in-the-trumpian-era-europe-is-on-its-own>.

第一，西方共同的价值观开始崩塌。所谓的自由民主，是西方构建的一套话语体系，主要是在内部推行自由民主，包括选举、人权、多元文化政策等等；在外部则进行“民主输出”“颜色革命”，声称“人权高于主权”，甚至不时以武力进行政权更迭。这套话语体系隐含文明优越感、种族优越感和霸权主义，但很长时间以来因为西方经济实力强大、科技先进、工业发达、文化产品丰富而具有较强的欺骗性，也曾经盛极一时，甚至出现了“历史终结”的说法。

但过去二十余年来，随着西方内部问题增多、实力下滑，民主改造的失败以及在国际人权和国际规则上双重标准的泛滥，西方价值观体系在世界上影响力已经开始大幅下滑。但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特别是其核心的欧美国家在价值体系上更为敏感，担心其价值观失去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害怕其他价值观尤其是其眼中的所谓威权体制影响力上升。如果这样，西方将在全球叙事之争中落败，这将严重打击西方的道德优越感和全球地位，是西方不愿看到的。2020年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是“西方的缺失”，<sup>①</sup>就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西方特别是欧洲这种不安和焦虑的情绪。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建立“民主峰会”机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西方国家企图孤立其眼中的所谓非民主国家，重振西方自由民主价值体系。因此，尽管西方的“自由民主”在内外均遭遇重大挑战，但西方作为一个整体仍是基本一致的，对所谓“自由民主”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理解，甚至因为内外压力反而更加抱团，更为强调和凸显西方集团的价值观联盟这一性质。但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情况发生变化，在价值观领域形成了美国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分野。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均认为，对方背叛了自由民主，

---

<sup>①</sup> See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 Westlessness,”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user\\_upload/MunichSecurityReport2020.pdf](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user_upload/MunichSecurityReport2020.pdf).

双方已经不再拥有相似或相同的价值观。美国认为自己是在捍卫自由民主，而自由受限、民主滑坡的正是欧洲。美国副总统万斯2025年2月出席慕尼黑峰会时，攻击欧洲“正在背离其最基本的价值观”，<sup>①</sup>包括言论自由，打响了攻击欧洲所谓主流价值观的第一枪。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也不遑多让，当德国情报机构准备将本国的选择党标记为“右翼极端主义”政党后，鲁比奥指责德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伪装了的暴政”。<sup>②</sup>5月28日，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其“民主署”的一篇文章，认为欧洲发起了一场“反对西方文明”的运动，指责“欧洲各国政府将政治机构武器化，打击自己的民众”。这篇文章列举了英国、德国以及欧盟的种种反民主和民主倒退的事例，包括压制言论自由、为大规模移民提供便利、攻击宗教自由以及压制选举自由等等，认为这些做法已经“威胁到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根基”，“日益影响美国安全和经济利益，影响到美国公民和企业言论自由的权利”。<sup>③</sup>欧洲一向自认为是全世界自由民主的表率，在这方面一直是教训者而非被教训者，但当下却在自已最为自傲的领域遭到美国毫不留情的教训和攻击，可以说是情何以堪，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美国在价值观领域对欧洲的攻击，不仅仅是言辞，还有行动。例如，公开支持欧洲主流政党眼中的极右翼政党和候选人，波兰总统第一轮选举前两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波兰民族主义的候选人卡罗尔·纳夫罗茨基；在第二轮选举前五天的关键时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克丽丝蒂·诺姆出现在波兰，公开支持纳夫罗茨基，而纳夫罗茨基最后的确以

<sup>①</sup>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2025 Speech by JD Vance and Selected Reactions,” Edited by Benedikt Franke, p.16,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02\\_Dokumente/01\\_Publikationen/2025/Selected\\_Key\\_Speeches\\_Vol\\_II/MS\\_C\\_Speeches\\_2025\\_Vol2\\_Ansicht\\_gek%C3%BCrzt.pdf](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02_Dokumente/01_Publikationen/2025/Selected_Key_Speeches_Vol_II/MS_C_Speeches_2025_Vol2_Ansicht_gek%C3%BCrzt.pdf).

<sup>②</sup> “US Secretary of State Rubio Says Germany Is a ‘Tyranny in Disguise’ After AfD Verdict,” Euronews, May 3, 2025,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5/05/03/us-secretary-of-state-rubio-says-germany-is-a-tyranny-in-disguise-after-afd-verdict>.

<sup>③</sup> Samuel Samson, “The Need for Civilizational Allies in Europ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8, 2025, <https://statedept.substack.com/p/the-need-for-civilizational-allies-in-europe>.

微弱的优势赢得了波兰总统选举的胜利。因此，欧洲认为美国已经对自己构成意识形态上的威胁。

从欧洲国家的立场来看，限制本国所谓极右翼政党的活动，构建针对极右翼的防火墙，就是在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才是反自由、反民主，比如过度使用紧急授权及行政令、大幅扩张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预算和权力、签署行政令打击律师事务所、任命不合格的身边人到重要岗位、攻击哈佛大学等学术机构、攻击移民、恐吓法官等等。

西方特别是欧美号称是“基于价值观的联盟”，现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形成了对立，双方都认为对方的价值观对自己构成威胁，这对西方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

第二，西方共同的安全观加速分化。如果说共同的价值观是西方集团的基础，共同的安全观则是西方的核心，没有共同的安全观，就很难有共同的安全行动，也很难建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安全联盟。特别是欧美，作为西方的核心，共同的威胁认知和集体防御自二战以来一直是双方最大的黏合剂。但这些正在快速发生变化。跨大西洋关系80年，安全合作是核心内容，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付苏联这一共同的威胁，当然，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美对苏联以及之后的俄罗斯，威胁认知上有差异，一些国家将其视为最直接和最大的威胁，另一些国家虽然也认为是威胁，但程度上有差异。一旦对俄罗斯（之前是苏联）威胁认知的差异过大，联盟内部就会产生意见分歧甚至较大矛盾，这样的事例很多：过去主要是欧洲国家包括德国试图淡化俄罗斯威胁，欲图发展与俄罗斯更加积极的伙伴关系，如默克尔政府时期推动修建“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等；现在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淡化俄罗斯威胁，甚至不再视俄罗斯为威胁，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的背景之下，这在西方特别是跨大西洋联盟历史上很少见。

特朗普政府拒绝在联合国、七国集团、北约等多边场合谴责俄罗斯。美国与俄罗斯还展开了多轮的谈判，试图正常化双边关系。2025年6月12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专门就俄罗斯国庆日表示祝贺，此为2022年以来首次。近来特朗普对俄罗斯态度虽然有所变化，抱怨普京对他说了很多“假话、废话”，并于7月8日宣称，“强烈”考虑支持国会提出的制裁俄罗斯法案，但迄今并未出台新的对俄制裁措施。西方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大多数国家视俄罗斯为最直接的威胁，其增加国防开支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唯一的保证的目的，就是为了准备应对俄罗斯未来可能的入侵。

对威胁认知的变化还影响到西方国家对待乌克兰危机的不同态度。特朗普政府基本上认为乌克兰危机是一个“欧洲问题”，<sup>①</sup>并以一个基本上中立的态度调解乌克兰危机，甚至更倾向于指责乌克兰，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一个未经选举的“独裁者”，“乌克兰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发动战争”，应该早点与俄“达成协议”。<sup>②</sup>在2025年6月的北约峰会上，由于美国的反对，过去几年作为重点议题的乌克兰问题被彻底边缘化，泽连斯基的能见度也大大降低。7月1日，特朗普政府以本国库存不足，应以美国利益优先为由，宣布暂停向乌克兰输送部分军火，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拦截弹、精确制导炮弹以及其他导弹，这可能降低乌克兰军事能力，引发乌克兰和欧洲的极大关切。

尽管特朗普总统之后宣称对此事不知情，并于7月8日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宣称，这些武器将由北约国家花钱购买；7月14日，特朗普在会见来访的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再次宣称，将向乌克兰提供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在内的各种先进武器，这些武器将由德国等欧洲国家从美国购买，

<sup>①</sup> Guy Chazan, Christopher Miller, Polina Ivanova, and Henry Foy, “Has Donald Trump Abandoned Ukraine?” *Financial Times*, May 20, 2025, <https://www.ft.com/content/3af7c85c-b268-4e27-845d-8a521092ef7e>.

<sup>②</sup> Justin Spike, “Trump Says Ukraine Started the War That’s Killing Its Citizens. What Are the Facts?” February 22,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ukraine-russia-trump-war-zelenskyy-putin-7fe8c0c80b4e93e3bc079c621a44e8bb>.

“100%由他们支付”，<sup>①</sup>同时宣称，如果俄罗斯未能在50天内就停火达成协议，将对俄实施严厉制裁和加征关税，包括次级关税。特朗普对乌克兰危机新表态看似政策反转，其实未变。特朗普仍认为乌克兰问题是欧洲的事情，给乌克兰输送武器并非美国的援助，而是由欧洲国家购买，美国将因此攫取更多的军火利润，“是很好的生意”，<sup>②</sup>这体现其外交的交易性；威胁对俄制裁也只是为了发泄“普京冷对美国调停努力”<sup>③</sup>的不满，特别是威胁对俄加征100%的关税无任何实际意义，因为美俄贸易额很小，2024年，俄罗斯对美出口额仅为32.7亿美元。<sup>④</sup>鉴于特朗普的反复无常，朝令夕改，欧洲和乌克兰仍然担心，特朗普可能再度反转，拒绝向乌提供武器，而且美国库存的确存在问题；特朗普也很可能放弃加征关税特别是难以实施的次级关税，因为美国与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已经达成贸易协定或正在努力达成协议；在施压无果后，特朗普政府也可能失去耐心，对乌克兰危机放任不管，这将无疑有利于战场占优势的俄罗斯。

相反，欧洲国家则视乌克兰问题为自己的切身安全利益，认为帮乌克兰就是在帮自己，在美国态度生变的情况下，反而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英、法两国3月初推动建立了一个名为“志愿者联盟”的机制，包含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及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多次召开峰会讨论如何援助乌克兰，包括如何在乌克兰部署“稳定部队”等议题。7月10日，在伦敦召开的“志愿者联盟”线上峰会决定，在巴黎设立“志愿者联盟”常设总部，以更好协调各方合作。在自身经济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欧洲还竭尽全力向乌克兰

<sup>①</sup> Erica L. Green, “Trump Promises to Help Europe Speed Weapons to Ukraine,” July 14,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7/14/us/politics/trump-putin-russia-ukraine.html>.

<sup>②</sup> “Trump’s U-Turn on Russia Is Utterly Cynical—and Welcome,” *The Economist*, July 16, 2025,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5/07/16/trumps-u-turn-on-russia-is-utterly-cynical-and-welcome>.

<sup>③</sup> Eli Stokols and Dasha Burns, “‘We’re Not Buying It’: Trump Ties Ukraine Aid to America First,” *Politico*, July 14,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5/07/14/trumps-ukraine-aid-fits-america-first-00452809>.

<sup>④</sup> “United States Imports From Russia,” *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imports/russia>.

兰提供援助。2025年3月至4月，欧洲共向乌克兰提供了104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以及98亿欧元的人道主义和财政援助，在此期间，美国没有新增对乌援助。结果是，自2022年6月以来，欧洲对乌军事援助总计达到720亿欧元，三年来首次超过美国对乌军事援助（650亿欧元）。<sup>①</sup>

特朗普政府还打破了联盟在安全上不可分的原则，而这正是北约核心条款第五条的精神，即对联盟任何一国的攻击就是对联盟内所有国家的攻击，其他国家有义务援助遭到攻击的国家。特朗普政府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本人显然对此不屑一顾，甚至憎恨这一条款在援助上的无条件性质。特朗普总统曾称北约“已经过时”，曾鼓励俄罗斯入侵国防开支不达标的北约国家，在参加6月北约峰会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宣称，“第五条款有无数的定义”，<sup>②</sup>而非像欧洲人所期望的那样宣称美国对盟友的承诺坚如磐石。

所有这些在欧洲人看来，都是在掏空西方联盟特别是跨大西洋联盟，动摇西方联盟特别是跨大西洋联盟的根基。6月北约峰会期间，欧洲国家和加拿大承诺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目标，既是为了讨好特朗普总统，希望将其留在西方联盟内，更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安全需要，因为这些国家看到了危机，看到了美国和联盟的不可靠性，未来在安全上可能要更多的靠自己而非美国。

第三，西方共同的秩序观趋于瓦解。二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方国家建立起一套服务其霸权利益的国际机制，包括联合国体系、北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及之后的世界贸易组织。冷战后，西方国家将欧洲—大西洋秩序向全球延伸，包括推动北约和欧盟双东扩，向

<sup>①</sup> “Ukraine Support: Europe Largely Fills the US Aid Withdrawal, Lead by the Nordics and the UK,”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June 16, 2025,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news/ukraine-support-europe-largely-fills-the-us-aid-withdrawal-lead-by-the-nordics-and-the-uk/>.

<sup>②</sup> Chris Lunday, Jake Traylor, and Laura Kayali, “Trump Casts Doubt on Article 5 Commitment en Route to NATO Summit,” *Politico*, June 24, 2025,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onald-trump-nato-summit-side-steps-article-5-mark-rutte-eu-defense-budget-russia-vladimir-putin-iran-israel-strikes-qatar/>.

国际社会推广、输送其价值观、规则和标准。在这一体系中，美国享有霸权地位，通过美元霸权、军事霸权收割全球经济、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垄断红利，其他西方国家则通过依附美国共享垄断红利。近二十年来，西方国家内部特别是美国对自己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是否符合自身利益出现疑虑，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多次退出国际机制和协定，冲击国际秩序稳定，加大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拜登政府时期，虽然加强了西方内部的联结，但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对国际秩序的立场和政策，包括继续拒绝任命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上诉机构的法官。2020年11月30日，上诉机构最后一名成员正式期满卸任。至此，上诉机构成员全部离任。上诉机构瘫痪影响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转，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沉重打击。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对当前国际秩序的敌意更加明显，认为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敲美国的竹杠，占美国的便宜。特朗普总统2025年上任第一天就签署行政令，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暂停所有对外援助90天。2月初，特朗普政府决定，在180天内，就美国参加的所有国际机构以及公约和条约进行检视。因此，可以想见，未来美国还可能退出更多的国际组织、公约和条约。特朗普政府还无视全球贸易规则，单方面对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强加关税。

但与美国历任政府不同，包括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虽然也有一些有违美国主流看法的言论，但其实也是一届典型的共和党政府，特朗普2.0不但无视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甚至无视西方，更加的无视盟友。对于七国集团以及北约、欧盟等西方集团管控世界的多边机制缺乏兴趣，甚至满怀敌意。七国集团峰会历来是展现西方大团结、共同宣誓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场合，2025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却充分展现了特朗普总统对这一机制的轻视和漠视，峰会因为特朗普总统的提前离开以及对诸多议题

的不同立场而未能发表联合公报。对于北约，特朗普认为这是欧洲人搭便车的机构，“已经过时”，不愿美国承担保护盟友的条约义务。对于欧盟这一由美国人在冷战时期推动创立的机构，特朗普更是充满敌意，在其第一任期时，就称欧盟是“敌人”，<sup>①</sup>第二任期开启以来，对欧盟敌意更强，称其成立就是为了“坑美国”。<sup>②</sup>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大棒也挥向盟友，虽然这可能是谈判策略，但也充分展示了其对规则的无视、对所谓盟友的无视。特朗普政府还对盟友提出领土要求，如多次声称不排除使用武力夺取格陵兰岛，称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些已经完全颠覆了西方对于“规则”的认知，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用词错误了。

## 二、变化之因

西方内部的巨变其来有自，并非突然发生，是美国、其他西方国家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正如特朗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有其必然性一样，西方之变也有其必然性。

当下的西方之变主要由美国之变引发，美国世界观和盟友观发生变化，更多从民族主义视角看待自身利益，即所谓的“美国优先”，而非从西方身份看盟友和观世界。

长期以来，美国主流看法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盟友体系符合美国利益，至今，美国所谓的建制派虽然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疑虑也在增加，但至少盟友体系这一问题上仍大体延续了传统上的看法。但与此同时，另

---

<sup>①</sup> Andrew Roth, David Smith, Edward Helmore, and Martin Pengelly, “Trump Calls European Union a ‘Foe’ – Ahead of Russia and China,” *The Guardian*, July 15,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jul/15/donald-trump-vladimir-putin-helsinki-russia-indictments>.

<sup>②</sup> Nicholas Wallace, “EU Was Formed To ‘Screw’ US, Trump Says in Promising Tariffs on Cars,” *Euractiv*, February 26, 2025,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politics/news/eu-was-formed-to-screw-us-trump-says-in-promising-tariffs-on-cars/>.

一股思潮也一直在潜滋暗长，即认为美国应该更多关注自己，更少卷入全球纷争，认为当下所谓的国际秩序限制了美国的行动，不利于美国发展，还认为盟友体系是负担、是麻烦。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就是这一思潮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此后8年时间，这一思潮更是汇聚成一股“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洪流，席卷美国社会，无论从思想、理念还是实践层面都给美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并推动特朗普在被判多项重罪等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于2024年再次以更大优势赢得美国总统选举。

在西方集团以及所谓盟友体系的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有自己的看法和做法。特朗普总统本人对盟友有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上的执念，即“盟友是负担”，<sup>①</sup>而这样的看法并非孤例，在美国有着相当大的代表性。任何事情都可以从两方面来看，总是有利有弊，盟友体系亦是。盟友体系可以拓展美国的影响力，可以帮助美国维护全球霸权，但也会消耗美国资源和国力，甚至可能将美国卷入不必要的冲突。当下的美国，在盟友问题上并无共识，各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其更多看到的是盟友体系的消极面。

一是认为消耗美国资源，美国只是付出，没有收获。特朗普多次声称，美国多年来一直在遭受盟友的“强奸和掠夺”，特别是欧洲，“我们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sup>②</sup>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就施压日本、韩国分摊更多美国驻军成本，当前也是将安全问题与日本、韩国两国的关税谈判挂钩，要求两国做出更大让步。对欧洲国家也是强力施压，要求其增加军费，2025年6月24—25日的北约峰会，最主要议题就是将各成员国将国防支出占比提升至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更关注美

<sup>①</sup> Kori Schake, “Dispensable Nation-America in a Post-American World,”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5, p.12.

<sup>②</sup> Benedict Brook, Natalie Brown, and Samuel Clench, “US Politics Live: Donald Trump Claims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Raped and Pillaged’ by Its Allies,” March 20, 2025, <https://www.news.com.au/world/north-america/us-politics/us-live-politics/live-coverage/b4cb0d611fb95641b5aa79f6f09ed465>.

国援助了乌克兰多少资金和物资，而非乌克兰的命运。

二是担心卷入不必要的冲突。即使是在拜登政府时期，也对援助乌克兰先进武器系统非常谨慎，长期坚持不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攻击俄罗斯纵深，其主要考虑是避免与俄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特朗普一直认为，“美国的盟友会将美国拖向战争”。特朗普2018年在接受采访时曾公开表达这种担心，称“黑山是一个民风强悍的小国”，“可能会变得具有攻击性，然后祝贺你，你陷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就是盟友体系带来的结果”。<sup>①</sup>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以来，强调和平诉求，调解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不愿对外军事干预。特朗普之所以在北约第五条的问题上态度模糊，也是担心美国被卷入冲突。6月21日特朗普做出空袭伊朗核设施的决定，看似反常，实际上也显示了特朗普谨慎的一面。因为突袭伊朗几乎没有风险，能够确保万无一失，且可展示特朗普作为总统的强人形象，而且随后特朗普施压以色列，与伊朗达成了停战协定，避免了美国的过度卷入。

三是认为盟友不但不感恩美国，反而相比敌人占美国的便宜更多。如特朗普声称，“过去30年、40年来，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被惯得太坏了，真的很难和它们达成交易”。<sup>②</sup>特朗普也一再攻击欧盟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称欧盟“对美国非常不公平”，比“中国还坏”<sup>③</sup>等等。

既然特朗普政府认为盟友是负担，比非盟友更坏，这样的盟友观也就必然意味着，在美国眼中，所谓盟友跟其他国家一样，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交易对象，自然也就谈不上共同的价值观、安全观和秩序观。

特朗普盟友观的背后，是过去二十余年来，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

<sup>①</sup> Kim Richard Nossal, “Donald Trump and the Coming Disintegration of the West,” Network for Strategic Analysis, April 5, 2024, <https://ras-nsa.ca/donald-trump-and-the-coming-disintegration-of-the-west/>.

<sup>②</sup> John Liu, Yumi Asada, and Ramishah Maruf, “Trump Warns ‘Spoiled’ Japan May Not Get a US Trade Deal,” CNN, July 2, 2025, <https://edition.cnn.com/2025/07/02/business/trump-japan-trade-deal-intl-hnk>.

<sup>③</sup> Camille Gijds, “Trump: The EU Is ‘Nastier Than China’,” *Politico*, May 12, 2025,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trump-eu-nastier-than-china/>.

的深刻变化。美国产业空心化问题日渐突出，制造能力下降，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接近80%；债务规模和财政赤字快速扩大，2024年，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124.30%，<sup>①</sup>2024财年，美国预算赤字增至1.833万亿美元，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增长29%，至1.133万亿美元，历史上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sup>②</sup>贸易逆差自1976年以来持续攀升，2024年达到创纪录的1.2万亿美元；<sup>③</sup>移民问题日益凸显，民众对“永远的战争”、对无休止的卷入外部不属于美国的冲突更加反感，因此虽然美国的经济规模在扩大，但内部问题也在增多，民众普遍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方向。多项民意调查均显示，工业政策、移民等问题受到更多地关注。简而言之，民众更希望政府关注国内问题。事实上，早在2012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承认，“国家构建始于国内”，<sup>④</sup>而非在他国进行政府更迭和国家构建。同样，奥巴马政府即使认同联盟体系的重要性，并推动了“跨太平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但却不敢将其交由国会表决。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两名候选人特朗普和希拉里均表示反对这一协定，2017年特朗普就任后就退出了这一协定的谈判。从此之后，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拒绝向外部包括盟友开放市场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的一致立场。

总之，在自身遭遇困难的情况下，美国更在意成本评估，也就是特朗普挂在嘴边的交易，美国更希望能有更多的利益收割，而非向盟友提供市场和保护。

---

① “United States Gross Federal Debt to GDP,” 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government-debt-to-gdp>.

② David Lawder, “US Budget Deficit Tops \$1.8 Trillion in Fiscal 2024, Third-Largest on Record,” Reuters, October 19, 2024,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us/us-budget-deficit-tops-18-trillion-fiscal-2024-third-largest-record-2024-10-18/>.

③ Ken Roberts, “U.S. Had Biggest Trade Deficits With These 10 Nations in 2024,” *Forbes*, February 7, 2025, <https://www.forbes.com/sites/kenroberts/2025/02/07/us-had-biggest-trade-deficits-with-these-10-nations-in-2024/>.

④ Mary Bruce, “Obama’s Weekly Address: Time To ‘Focus on Nation-Building Here at Home,’” ABC News, May 5, 2012, <https://abcnews.go.com/blogs/politics/2012/05/obamas-weekly-address-time-to-focus-on-nation-building-here-at-home>.

在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发生变化的同时，西方其他国家以及国际形势也在发生变化，这三者的变化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盟友的负面看法，加深了西方内部矛盾。

从西方体系内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欧盟、英国，还是加拿大、日本，自2000年以来经济发展都遭遇极大困难，对美国的依赖增大，比如欧盟因为乌克兰危机，更看重对美出口，对美顺差扩大，2024年欧盟对美出口5316亿欧元，增长5.5%，进口3334亿欧元，下降4.0%，欧盟顺差1982亿欧元，<sup>①</sup>引发美国不满。在安全问题上，无论是乌克兰，还是欧洲，都希望美国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同时加强制裁俄罗斯，但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这无益于美国经济，加重了本国财政负担，也影响到美国的全球战略，比如修好与俄罗斯的关系以便更好应对中国等。因此，一方面，美国因为国内原因，憎恨在其看来对盟友的过度付出；另一方面，美国的盟友又因为自身问题，在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对美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这无疑会进一步刺激到美国，强化其“盟友是负担”且“不知感恩”的看法。2025年2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本欲与美国签署矿产协议，但遭到美国“不尊重美国”“不感恩美国”<sup>②</sup>的公开斥责。这两方面相互加强，形成一个难解的恶性循环。

从国际形势来看，西方在全球经济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凭借科技、金融等诸多领域的垄断地位，能够轻松获取垄断利润，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体系内其他国家，都在全球其他市场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其内部摩擦是可控的。但过去二十余年来，西方国家内部频频爆发危机，发展受挫，整体实力下降。从购买力平价

<sup>①</sup> “Trade in Good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2024,” Eurostat, March 11, 2025,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w/ddn-20250311-1>.

<sup>②</sup> Asma Khalid, “Zelenskyy’s Visit to the White House Ends Abruptly After Oval Office Spat,” NPR, February 28, <https://www.npr.org/2025/02/28/nx-s1-5312076/zelenskyy-s-visit-to-the-white-house-ends-abruptly-after-oval-office-spat>.

看,七国集团生产总值占世界比例一直在持续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占全球50%,到2024年时仅占全球28.4%。<sup>①</sup>全球其他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快速发展,科技水平提升,产品竞争力增强,西方国家无法轻易获取垄断利润,这导致西方国家内部本已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开始日渐突出。美国希望能从其他西方国家获得更多经济利益,而非继续提供市场和其他公共产品,而欧洲等国则希望借助美国的市场走出经济低迷的泥潭,这样一来,西方内部矛盾加剧不可避免。

综上,特朗普引发了西方的巨震,是当前西方变化的催化剂,但从根本上看,特朗普总统本人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其所代表的潮流既是美国过去多年来社会经济变化的反应,也将以其在美国的实践塑造新的认知,这一新的认知一旦形成、固化,反过来又将长期深刻影响美国社会和政治,从而也将长期影响美国的盟友观和世界观。

### 三、影响深远

西方是否已经终结,或正走向终结,目前看,尚难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如果从变化的角度看,如西方内部分裂加大,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盟友观巨变,对基于所谓“文明根基”<sup>②</sup>的西方盟友体系毫不在意等等,可能得出更为消极的结论;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比如西方机制如七国集团、北约、五眼联盟、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同盟等虽遭重大冲击,但都仍然存在,西方在中东、构建排华供应链等诸多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上仍有相似的看法,仍有协调和合作等等,可能得出更为积极的结

<sup>①</sup> Marcus Lu, “G7 vs. the World: GDP, Population, and Military Strength,” Visual Capitalist, July 4, 2025,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g7-vs-the-world-gdp-population-and-military-strength/>.

<sup>②</sup> Kim Richard Nossal, “Donald Trump and the Coming Disintegration of the West,” Network for Strategic Analysis, April 5, 2024, <https://ras-nsa.ca/donald-trump-and-the-coming-disintegration-of-the-west/>.

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内部的确出现较大问题，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由于其结构性的原因，不是暂时的，很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从这个角度看，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西方可能已经不复存在。由于西方作为一个地缘政治集团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长期扮演重要角色，其重大变化也必将给世界秩序带来深远影响。

第一，西方内部进一步分化不可避免。西方内部的分化和分裂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分化和分裂。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西方国家与非盟友、敌人没有两样，都是占美国便宜的国家，甚至更坏，至少在其任期内，轻视、无视西方盟友的政策不会改变，西方国家的合作机制，比如北约峰会、七国集团峰会等等不再是西方团结合作的平台，反而可能成为暴露分歧和矛盾，甚至引发公开冲突的场合。2025年6月七国集团峰会，加拿大作为会议举办方，放弃发表会后的联合声明，因为乌克兰危机这类问题绝不可能与美国达成一致立场。同样，稍后召开的北约峰会更是变成了“特朗普峰会”，取悦特朗普总统成为唯一的主题。未来，美国与西方其他国家将很难有很好的协调与合作，美国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更多的是挥舞大棒、威吓，而不是递上胡萝卜、怀柔。美国的单边主义霸凌式政策肯定会招致其他西方国家的反感和反弹。

虽然这些国家因为对美国依赖太大，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安全上，所以会尽可能迁就和迎合美国，但也在试图抱团，为后美国时代做准备，比如七国集团中的其余六国间加强协调。加拿大在美国的压迫下，开始更多转向欧洲，2025年3月17日，加拿大总理卡尼上任三天后首次外访，目的地是欧洲国家法国和英国而非美国。6月23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加拿大一欧盟峰会上与欧盟签署了一项全面的安全与防务协议，加拿大将以某种形式参加欧盟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这是欧盟首次与加拿大加深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英欧关系也明显升温，5月19日，英欧双方在伦敦

召开了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的首次峰会，双方加强贸易、安全等领域合作的意愿明显上升。7月8—1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英国展开了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这是2008年以来法国总统首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充满象征意味，两国宣示加强防务合作，特别是在核遏制问题的合作，可以说前所未有的。7月17日，德国总理默茨自5月上任以来首次正式访问英国，两国签署《英德双边友好与合作条约》，深化两国在安全、防务、气候、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这是两国自二战以来签署的首份条约，也具有历史性意义。

另一个层面是美国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分化甚至分裂。目前看，欧洲、加拿大、日本等其他西方国家试图抱团，这是美国压力之下的本能反应，但这些国家能否长期保持团结一致，并不确定，分化甚至分裂的可能性更大。值得指出的是，西方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地缘政治集团，不是因为内部各国之间地位平等，而是因为有一个霸权国家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其他国家基本上接受美国的领导。如果美国不愿发挥领导作用，其他西方国家之间因为经济、金融和军事实力并无根本性差异，均难以发挥组织和引领作用，也均无法向其他国家提供足够多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安全上的保证，这样一个没有美国的西方集团将缺乏凝聚力和吸引力，各国最终将自行其是。如加拿大虽然不满美国，但离美国太近、离欧洲太远，欧洲能够给予的不多，最终还是会上一步步向美国妥协，跟随美国的内外政策。日本可能更注意经营与地区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一味追求“脱亚入欧”。2025年3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东京同日本外相岩屋毅、韩国外长赵兑烈共同出席第11次中日韩外长会，三国外长均认为应共同维护好中日韩合作势头，推动取得更多惠及三国人民和地区的新成果。英国早于欧盟在贸易问题上选择向美国妥协，虽然接受了特朗普政府10%的基本税率和其他限制措施，但英国部分出口产品包括汽车、钢铁和铝的关税得以降低或取消，从而保证了英美贸易的确定性，难得地享受了一次“脱欧红利”。

唯一有可能在美国退出后扮演领导角色的西方力量是欧洲，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确定。欧洲的力量在于一体化，当下欧洲正在多方面做出努力，包括提升国防能力，整合内部大市场，更多用一个声音说话等，如果欧洲能够实现战略自主，形成一支真正的地缘政治力量，可能会在西方发挥一定的领导作用，从而一定程度上重振西方。但鉴于欧洲国家之间因为历史、地理、经济等原因一直存在内部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因为乌克兰危机等还被进一步放大，所以欧洲国家之间也可能因为美国政策调整加大分化和分裂。英国可能更倾向于与美国保持一致，法国、德国未来可能寻求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仇俄、反俄的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为了寻求美国的安全保证而更加屈从于美国，充当美国在欧洲内部的特洛伊木马。这样一个欧洲将更加虚弱，而一个更加虚弱的欧洲必然会带来欧洲更大的分化和分裂。

第二，西方与非西方事实上的对立、对抗可能趋于淡化。西方这一词本只是一个地理或至多是文化的名词，但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加上后来的美国开始在全球殖民，压迫甚至屠杀原住民，贩卖奴隶等等，因此，在整个19和20世纪，西方这一词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色彩日渐突出，成为这一词的主要内涵。西方称自己是自由的、民主的、包容的、进步的，具有强烈的道德以及文化、政治、知识乃至种族上的优越感。长期以来，西方国家肆意在非西方世界推动价值观外交、民主输出、民主改造，甚至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肢解他国领土，如推动科索沃独立，入侵他国，如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西方的所作所为自然招致了非西方世界的普遍不满和愤恨，加大了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甚至对抗。2022年乌克兰危机和2023年巴以冲突连续爆发以来，西方的不同态度和双重标准再次加大了西方与以全球南方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的对立和对抗，如西方国家普遍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非西方国家普遍支持巴勒斯坦，南非还在联合国的主要

司法机关——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以色列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非西方国家也拒绝跟随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

总体看，近些年来，随着西方整体实力的逐渐下降，其在全球的影响力也在持续下降。但特朗普总统破坏、颠覆西方世界的做法却是根本性的变化，可能有助于彻底消除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对立和对抗。其一，西方国际人设崩塌。作为西方世界核心的两大部分美国和欧洲，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对立和对抗状态，美国攻击欧洲“民主倒退”，欧洲则攻击特朗普政府“专制主义”，<sup>①</sup>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状态，西方不再是一个价值观上的整体。其二，美国是西方最强有力的部分，但现在的美国政府不再推进价值观外交，“几乎不认为意识形态差异是合作的障碍”，<sup>②</sup>而是极其现实的交易性外交。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次外访是中东所谓“专制”的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三国，而非“民主”的欧洲或加拿大。在访问中东期间，特朗普还发表演讲指责过去的美国政府对中东的干涉主义，声称现在的美国将“不会教训你们应该如何生活”。<sup>③</sup>据媒体透露，7月17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指示派驻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外交官，不要评论外国选举是否公平、公正，被认为是“背离了美国过去在全球推广自由、公正选举的传统做法”。<sup>④</sup>特朗普政府放弃了拜登政府时期的“民主对专制”叙事，显然不准备继续办所谓的“民主峰会”。特朗普政府还大幅削减了国际媒体署的预算，基本上是对非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宣传。在七国集团、北约等西方多边机构，由于

① Robert Tait, “‘He’ s Moving at a Truly Alarming Speed’ : Trump Propels US Into Authoritarianism,” *The Guardian*, June 19,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jun/19/trump-us-autocracy-authoritarianism>.

② Kori Schake, “Dispensable Nation-America in a Post-American World,”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5, p.19.

③ Vivian Nereim, “Trump’ s Pledge to the Middle East: No More ‘Lectures on How to Live’ ,”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4,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14/world/middleeast/trump-middle-east-nation-building.html>.

④ Humeyra Pamuk, “Trump Administration Tells US Diplomats Abroad Not to Opine on Foreign Elections,” Reuters, July 18,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trump-administration-tells-us-diplomats-abroad-not-opine-foreign-elections-2025-07-17/>.

美国的反对,这些机构的价值观色彩也大大淡化。其三,其他西方国家如欧盟、英国,不愿放弃西方身份,也不愿丢掉早已过时的道德优越感,可能尝试团结起来,继承遭美国抛弃的西方衣钵,但没有美国的参与和支持,其声音会小很多,而且只会招致非西方世界的反感。因此更可能的是,这些国家会尝试改善和加强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从而事实上向美国靠拢,降低外交中的价值观色彩。7月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这是双方自2022年9月以来的首次通话。如果没有此前特朗普与普京的频繁通话,很难想象马克龙在欧洲高度政治正确的气氛下,会有勇气迈出这一步。

第三,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将加快发展。西方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霸权地位,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习惯,也极力维持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霸权,尽管在百年大变局下,西方霸权的基础日益松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的一篇讲话中就承认,“西方霸权的终结”<sup>①</sup>已经开始,但西方仍然抱残守缺,拒绝接受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的新现实,不愿接受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趋势,更不愿接受国际关系民主化。西方认为,多极化就意味着对美国单极霸权的否定,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意味着西方既得利益的受损,比如欧洲将失去任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权利,美国失去任命世界银行行长的权利等等。尽管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包括美国人已经认识到,多极化潮流可能难以抵挡,国际关系民主化也是大趋势,但仍采取了抱团抵制的态度,这在拜登政府时期表现明显。

当下,美国正在系统破坏其主导建立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西方国家震惊、难以接受,一些国家仍抱有撑过这几年,一切可能会回归正常的想法,但特朗普再次当选表明,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是趋势,而拜登政府才可能是一个例外。因此,旧的秩序正在崩塌,新的秩序正在

<sup>①</sup> “Official Speeches and Statements—September 9, 2019,” Embassy of France in Washington, D.C., <https://fr.franceintheus.org/spip.php?article9301>.

形成之中。目前看,特朗普政府虽然在破坏旧秩序,但其新秩序观还并不清晰,美国虽然注意与外国谈交易,但并不认为外国是美国的平等伙伴,美国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特别的权利,采取胁迫而非合作的方式对待外部世界,包括胁迫西方盟友加拿大、丹麦、欧盟、日本等等。然而,美国并非全世界,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仍会支持多边主义,特别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制,金砖国家以及一些西方国家不会放弃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未来的合作可能打破西方、非西方的界限,西方国家之间仍会进行合作,包括其他西方国家与美国的合作,但西方国家也会更多寻求与非西方国家的合作。

即使没有美国的参与,一些已有的多边机制仍会运行,一些机制,如国际刑事法院、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美国并没有参加,但这些机制仍有影响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没有美国的参与,但西方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其成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没有美国的参与,但英国、法国、德国等国都是其成员国。2020年成立的国际多边机制“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目的是克服美国的阻挠,在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停摆期间,利用世贸组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仲裁程序,处理各参加方提起上诉的争端案件,目前这一机制已经拥有包括欧盟和中国、日本、英国等国在内的57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涵盖全球贸易的57.6%。<sup>①</sup>未来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合作机制。美国对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破坏反而可能促进世界各国的大合作、促进西方—非西方世界的融合,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的包容性发展。■

(责任编辑:刘明礼)

<sup>①</sup> “Multilateral Trading Order Strengthened As UK Joins Interim Appeals System,” European Commission, June 26, 2025,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news/multilateral-trading-order-strengthened-uk-joins-interim-appeals-system-2025-06-26\\_en#\\_ftn1](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news/multilateral-trading-order-strengthened-uk-joins-interim-appeals-system-2025-06-26_en#_ftn1).